

·名人成功励志卷·

On Earth

在人间

[前苏联]高尔基/著



{插图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名人成功励志卷

在人间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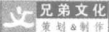
在人间 / (苏)高尔基著;傅殿鸿译;王丽丽改编.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7.6

(名人成功励志)

ISBN 978-7-80220-144-6

I.在… II.①高…②傅…③王… III.长篇小说—苏联—
缩写本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2576 号

总策划:  兄弟文化

书 名:在人间

出 版 人:田辉

编 著:王丽丽

责任编辑:李刚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100044)

电 话:88417359(总编室)、68469781(发行部)

印 刷: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监 印:敖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32

印 张:7

字 数:130 千

版 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0-144-6

定 价:150.00 元(全套十册)



前言



经典的名著和童话囊括了人类文化的精髓，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养料，不但可以提高孩子们的文化修养，而且还可以为他们的成长做一个很好的指导。

世界名著，是人类文化艺术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最高体现，在我们精心编写的“名人成功励志卷”里，孩子们可以从名人身上学会培养自己顽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世界文学名著”里，他们可以体味到不同作者笔下描写的不同社会状态，也可以感受到当时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中了解了善与恶、美与丑，学会了明事理、辨是非，这种潜在的力量是无可估量的。

作为孩子们最忠实的朋友，我们为他们奉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爱的教育》、《科学家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名人传》、《鲁滨逊漂流记》、《福尔摩斯探案集》，希望孩子从这份特别的礼物里，能有所收益，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勇于面对未来。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6
第四章	34
第五章	55
第六章	65
第七章	69
第八章	75
第九章	85
第十章	97
第十一章	111
第十二章	125
第十三章	145
第十四章	150
第十五章	161
第十六章	172
第十七章	183
第十八章	194
第十九章	203
第二十章	212



在 人 间

第一章

我流落到人间，在一家“新潮鞋店”当了个小学徒。

我的老板是个矮矮的、圆滚滚的胖家伙，他有一张疙里疙瘩的栗子皮脸，黑牙齿，眼睛总是泪汪汪的，显得挺肮脏。我觉得他好像是个瞎子，为了验证这一点，我就朝他挤眉弄眼地做鬼脸。

“别出洋相。”他说话很轻却很严厉。

那浑浊的双眼一直盯着我，让我心里怪别扭的，然而我还是不相信这样的眼睛也能看得见东西——也许，老板只是猜出我在做怪样罢了。

“我已经说过了，不要出洋相。”他用更低沉的声音警告我说，厚厚的嘴唇几乎动也不动。

“别挠胳膊，”他那干巴巴的絮叨声虫子似的往我耳朵里爬，“你是在市内主要大街上的一流商店里做事，这一点你必须记住！小学徒应当站在门口，如同塑像……”

我不知道塑像是什么玩意儿，再说也不能不挠胳膊——我的两条胳膊肘以下布满了虱子叮咬的红点和一块块疥疮，癣疥阵阵发作，痒得钻心，难以忍受。

除了老板，鞋店里站柜台的还有雅科夫舅舅的儿子——我的表哥萨沙，还有年轻的二掌柜——一个脸色红润的小伙子，他头脑机灵，最会招揽顾客。萨沙呢，上身穿棕黄色的常礼服、套坎肩儿，扎着领带，下边是散腿裤，十

分神气，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外祖父领我来见老板的时候，曾经嘱咐萨沙要照顾我，教我做事。萨沙摆出一副威严的面孔，皱起眉头要挟着说：

“那一定得让他听我的才行！”

外祖父的一只手按在我的脑袋上，差点儿把我的脖子摁弯了。

“你要听他的话，他年龄比你大，身份也比你高……”

萨沙立刻抓住时机瞪大眼睛教训我：

“外公说的话，你可务必要记住啊！”

就这样，从头一天起，他就一门心思利用他的优势，时时处处显示他的老资格。

“萨沙，别老瞪着眼珠子。”老板提醒他说。

“我没有瞪眼，老板。”萨沙低下头回答说。没想到，老板不依不饶还是不肯放过他。

“不要总绷着个脸，顾客们会以为你是一头山羊哪……”



在 人 间

萨沙满面通红，转身躲到柜台后面去了。

我可不喜欢这些絮絮叨叨的对话，好多词句我都听不大明白，有时候觉得这些人好像是在说外语。

每当有女顾客走进店门，老板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手，抚摸着小胡子，忙不迭地把甜蜜的笑容堆到脸上，腮帮子上挤满细碎的皱纹，然而瞎乎乎的眼睛却没有什麼变化。年轻的二掌柜伸一伸腰板，胳膊肘儿紧贴住两肋，两只手毕恭毕敬地悬空摊开。萨沙怯生生地眨巴着眼睛，尽力把头扭向一边，不让人看见他的肿眼泡。我在门口，一边偷偷地挠胳膊，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生意场上的例行仪式。

二掌柜屈膝跪倒在女顾客面前，令人惊诧地伸开五指量鞋的尺寸。他微微颤抖着的手，小心翼翼地触及女人的脚，像生怕把那只脚碰坏了似的，其实，那女人的脚又肥又厚，恰似一个瓶颈朝下的溜肩大酒瓶。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老板离开店堂，走进柜台后面的小房间，随后把萨沙也叫进去，只留下年轻的二掌柜单独与女主顾周旋应酬。有一回，二掌柜触摸着一位棕发女人的脚，紧接着把几个手指头拢在一起捏成一撮儿，努着嘴唇吻了吻。

“哎哟！”女人深吸了一口气叫道，“您可真会淘气！”

二掌柜反倒鼓起了腮帮子，加重语气说：

“啧啧！……”

目睹了这个场面，我忍不住哈哈放声大笑，由于担心脚底下站不稳，我使劲抓住门的把手，不料门被一下子推开，我一头撞在玻璃上，撞碎了一块大玻璃。二掌柜冲着我



直跺脚，老板用他戴着大金戒的手指头敲我的脑壳，萨沙更是恨不得拧掉我的耳朵。傍晚，我们俩一起回住处的时候，他狠狠地训斥我说：“闯下这场祸，准得让你卷铺盖走人了！哼！那有什么可笑的啊？”

接着他又解释说，如果年轻的二掌柜能讨得太太们的欢心，店里的生意就会越做越红火。

“有的太太到店里来，其实就为看看讨人喜爱的二掌柜，即使她并不真想买鞋，也会掏钱买下一双的。可是你倒好，怎么就转不过弯儿来呢？还得叫人家替你操心……”

听了这句话，我觉得很委屈，因为没有什么人替我操过心，萨沙嘛，就更不用提了。

每天早晨，厨娘总是最先把我叫醒，过一个钟头才叫萨沙，这厨娘是个病殃殃、爱生气的女人。

给老板一家人、二掌柜还有萨沙擦皮鞋、刷衣服，是归我干的活儿，此外，我还得点茶炊，给所有的炉子准备劈柴，洗干净午饭时要用的餐具。到了鞋店里，我得扫地，掸灰尘，预备茶水，然后到外边去给顾客们送货，回老板家去取午饭。我离开店铺时，就由萨沙代替我干我的那份活儿。这一来，他觉得有损他的尊严，因此就骂我：“懒蛋！让别人替你干活儿……”

我觉得既苦恼又无聊。以前我过惯了无拘无束的日子，可现在离开了外祖母，离开了小伙伴，没有一个可以听我说说心里话的人。生活也开始向我展示出它全部的丑陋和虚伪，这让我感到非常气愤。

在 人 间

有一次，鞋店里来了一个年轻女子，只见她面颊鲜艳红润，眼睛闪闪发光，身披一件天鹅绒斗篷，乌黑的毛皮领子蓬蓬松松，衬托着她的面庞恰似一朵奇妙的花儿。她从肩膀上脱去斗篷，顺手扔给萨沙，这一来她显得更加优雅标致了：身材端庄苗条，天青色的绸衣紧身合体，耳坠儿上的钻石晶莹闪亮。她使我想起了绝代美人瓦西丽莎，我相信她必定是省长夫人。她受到了隆重的接待，面对她就像面对神坛上的烛光，他们都点头哈腰，奉承的话不离口。三个人像着了魔似的，在店铺里走马灯一样来回奔跑，匆忙的身影在柜橱玻璃上闪来闪去。

年轻女子很快挑选了一双昂贵的皮鞋，扭头走出了店门。等她刚一出去，老板咂巴着嘴吹了一声口哨说：

“一只——母狗……”

“一句话——女戏子。”二掌柜轻蔑地说。

随后他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说这位太太有几个情人，说她喝起酒来如何放纵无度。

鞋店里和老板家里的活儿忙得我团团转，我却总觉得沉闷无聊。我常琢磨，该干一件什么样的事儿，他们才会把我从鞋店里轰出去呢？

一天，在靠近店铺门口的院子里，我正在清理刚刚收到的货箱子，教堂的看门人走到了我的面前。他是个身体向一侧弯曲的老头子，软绵绵的像块抹布，衣服破破烂烂，就像被狗撕咬过一样。

“信奉上帝的人，你给我偷一双套鞋行吗？”他说。



名人成功励志卷 Ming Ren Cheng Gong Li Zhi Juan

我没有吭声。他坐到空箱子上，打了个哈欠，冲自己的嘴画了个十字，又说：

“去偷吧，啊？”

“我不能偷！”我告诉他说。

“可很多人都在偷。看在我上了年纪的份儿上！”

他跟我周围的这些人不大一样，这一点叫人高兴。我觉得他对我十分信任，认定我愿意为他去偷，因此我答应把一双套鞋塞到窗户上的通风口里送给他。

老头子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他突然冷不防吓唬我说：

“假如我要骗你呢？我拿了这双套鞋去见你的老板，就说是你要了半个卢布卖给我的，那又该怎么样呢？”

我哑巴似的看着他，好像他已经照他说的那样子做了。

“再打个比方说吧，假如是老板指派我来的，他说：去，替我考验考验那小子，看他是不是个小偷！那又该怎么办？”



在 人 间

“我不给你拿套鞋了。”我生气地说。

“既然你答应了，现在就不能不给！”

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他身边，用冰冷的手指敲着我的脑门儿，慢条斯理地说道：

“你怎么能不管不顾就答应替人家拿东西呢？！”

“是你让我这么干的呀！”

“我的要求还多着哪！我要你去抢教堂，怎么样？你敢去抢吗？对一个人难道可以轻易就相信吗？哎，你呀你，小傻瓜！……”

说完，他把我推开，然后站起身来。

“我可不需要什么套鞋，我只不过和你开个玩笑罢了……看来你挺憨厚的，等到了复活节，我请你到钟楼上去，让你敲钟，再看看城市风景……”

老头儿说完就慢慢地朝教堂拐角后面走去。看着他的背影，我又沮丧又害怕，心里想，他是当真和我开玩笑，还是老板派他来考验我的呢？走进店铺时，我从心底里觉得发怵。

萨沙忽然跳进院子，大声喊叫：

“你在搞什么鬼？”

我冲他挥一挥钳子，忽然感到一阵愤怒。

我知道，他和二掌柜常常偷老板的东西：他们把皮鞋或是便鞋先藏在炉子的烟道里，等离开店铺的时候再往大衣的袖筒里一塞。他们这种做法我可不喜欢，而且也让我害怕。



Ming Ren Cheng Gong Li Zhi Juan
名人成功励志卷

萨沙不厌其烦地向我卖弄他比我年龄大，有权力支使我做这做那。

我个子比他高，力气也比他大，只不过长得干瘦，动作笨拙。他长得却有点儿肥胖，皮肤柔软，脸上泛着油光。在我看来，他那身行头让人看了挺可笑。他恨厨娘，恨那个脾气古怪的女人——因为她总是嘲笑他。谁也弄不清楚，她究竟是善良还是凶狠。

“天底下的事情我顶喜欢的就是看打架了，”她说，一双热切的黑眼睛瞪得大大的，“不管谁跟谁打架，我都一样爱看：公鸡跟公鸡斗，狗咬狗，汉子们厮打——这些我都喜欢看。”

如果碰到公鸡或者鸽子在院子里追逐打架，她就会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儿，倚在窗口，木呆呆地观望，直到打架结束为止。

萨沙常常出主意，让我在她睡觉的时候，往她脸上抹鞋油或是烟灰，再不就往她的枕头上插些大头针，或者想出别的恶作剧来捉弄她。但是我有点害怕厨娘，况且她睡觉很轻，常常会醒过来。有时候她还会绕过炉子走到我身边，叫醒我，用沙哑的声音请求说：

“马克塞伊卡，我睡不着，有点儿害怕，你跟我说一会儿话吧。”

我睡意蒙眬，也不知说什么。

她坐在我身边，总是一种姿势：弯着腰，十指并拢插在膝盖中间，用棱角分明的大腿骨紧紧夹住。她的胸脯扁平，



在 人 间

甚至隔着厚麻布衫也看得出一根根肋骨，像风干的木桶上的一道道圆箍。

她常常这样一声不吭地坐很长时间，忽然又嘟嘟哝哝地说道：

“倒不如死了好，活着总这么苦闷……”

一会儿，又像在问什么人：

“真的活到头儿了！嗯，你说对吗？”

“睡吧！”她对我说，然后直起腰来，灰蒙蒙的身影在黑洞洞的厨房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我们亲眼目睹了厨娘的死亡：她弯下身子去端茶炊，突然跌倒在地上，好像被什么人当胸推了一把似的，身子一歪，软软地瘫在那里，两条胳膊朝前伸着，嘴里流淌出鲜血。

我们俩立刻意识到厨娘死了，吓得紧紧挤在一起，有好长时间盯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到后来，萨沙一下子蹿出了厨房，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就把身体紧贴着窗户，凑近光亮。老板终于赶来了，满脸忧虑地蹲下身子，伸出



一根手指头触摸了一下厨娘的脸，他说：

“真死了……怎么回事呀？”

过了一会儿，警察来了，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趟，收下了打点费，然后就和年轻的马车夫，一个拎着腿，一个捧着头，把厨娘抬到街上去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萨沙用从来不曾有过的温和口吻跟我说：

“别熄灯。”

他用被子蒙住头，躺了很长时间，一句话也不说。夜更加寂静，仿佛正在倾听什么，等待什么似的。我觉得五脏六腑里都弥漫着阴森森的凉气。

我打定主意明天就从城里逃走，离开老板，离开萨沙，离开这沉闷而愚蠢的生活。

我下定决心第二天夜里就逃走，可是午饭前在煤油炉子上用饭盒烧汤时，由于心里有事一时疏忽，弄翻了饭盒，沸汤撒在胳膊上——结果，我被送进了医院。

医院里噩梦似的凄惨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在摇晃不定、昏黄空荡的房间里，一些灰蒙蒙或者白凄凄的影子，身穿殓衣，在盲目地蠕动、呜咽或呻吟。

外祖父、外祖母，还有许多人常常说，医院里的病号常常被折磨致死，因此，我认为我这条小命算完了。

真想给外祖母写封信，好让她趁我还活着，来把我偷偷地领走，离开这恐怖的医院。但是，我想写却写不成，因为我的手不能动，再说也没有纸和笔。于是我想试一试，看

在 人 间

能不能从这里溜出去。

黑夜，越来越死气沉沉，如同永远凝固在那里一样。我坐起来，两条腿悄悄地触到地板，然后走到了门口。一扇门是开着的，走廊里有一盏吊灯，带靠背的木头长椅上坐着一个人，用昏暗凹陷的眼睛瞅着我，我想躲藏，但已经来不及了。他说话随和、亲切，把我送回我的病床后，还给我讲他当兵打仗的事。不久，困意袭来，我不知不觉闭了一会儿眼睛，等再次睁开的时候，发现外祖母竟然坐在我身边。她穿了一件深色的衣服，当兵的站在她旁边，外祖母俯下身子问我：

“怎么啦，宝贝儿？伤得重吗？”

“我这就去为您办理出院手续。”当兵的说着就走了。外祖母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水说：

“这个兵，原来还是咱们巴拉赫纳城的同乡呢……”

我始终都以为是在做梦，就一直也没有吭声。医生来了，给我换了伤口上的纱布。真没有想到，过了一会儿，我居然已经跟外祖母坐上马车，行驶在城里的街道上了。

我的心立刻像云雀似的跳动起来。

“姥姥，我非常爱你！”

这句话并没有使她惊喜，她只是微笑着用平和的声音对我说：

“因为你是我的亲人呀。不是我夸口，连外人也都喜欢我哪。这得感谢伟大的圣母啊！”

第二章

在院子里，我看见了外祖父。他正跪在地上用斧子砍一个木楔子，一只手高高地扬起斧子，那样子就像要砍我的脑袋似的。看到我后，他摘下帽子，说话时带着讥讽：

“您好哇，尊敬的阁下，高贵的大人物！退休啦？唔，现在，您可以随心所欲地享清福啦，是吗？哎，看看你们这些人呀……”

“得啦，我们知道该做什么。”外祖母急忙说，挥手从他身边走开，进了屋子，一边点茶炊，一边跟我说，

“这会儿，你外公把家里的东西都折腾光了。存的那点钱全都给了他的教子尼古拉去放债，可是连个字据也没有跟他要。”

“这都是因为我们不肯帮助穷人，对受苦受难的人不肯怜惜才造的孽，上帝一定在想：为什么我要让卡希林一家

